

黃淳偉

盲人棒球 「打」出黑暗的 團隊精神

黃淳偉身穿球衣，兩手握著棒球棒斜靠在右肩上。



新北市的河堤公園，偶見一群很不一樣的棒球隊，揮棒、跑壘者帶著眼罩，比壘球還大的蜂鳴棒球「唧唧唧…」，場上刺激奔跑與歡樂，絕不亞於一般常見的棒球賽，他們是盲人棒球隊。

現在擔任社工的黃淳偉很少缺席，在盲人棒球（盲棒）的團隊默契、精神中，他找到了熱情、安全及歸屬感。

棒球：很厲害的人玩的運動

因早產，黃淳偉一出生在保溫箱待了好一陣子，由於視網膜剝離，在手術、冷凍療法後僅剩左眼看得到，右眼全盲。不過左眼僅剩下0.1的視力值，字小的招牌或菜單需要貼近才看得見，小學六年級時曾試著配戴眼鏡，不過即便一千度的矯正，也僅能達到0.2的程度，便放棄了眼鏡，醫師也不建議配戴隱形眼鏡，擔心影響角膜健康。隨著年齡視力仍有減退，目前依稀可見眼前人的輪廓。

「不過動態視力還不錯」，黃淳偉說他仍可靠著路邊騎腳踏車，工作需要家庭或職場訪視時，多是單車代步。從小就讀一般學校，視障輔導老師評估他功課跟得上，僅一個月輔導一次，國中、國考都是靠電腦打字與放大試卷完成。

從小就愛打球！黃淳偉除了羽球、排球無法抓準距離，其他球類多有嘗試，桌球、躲避球都有與同學一起玩，「只是很容易出局」，他笑笑地說。就讀板橋高中時，因為是視障重點學校，有不少視障生，有經驗的老師會安排同學陪全盲生散步、跑步，或安排鈴鐺排球、矇眼投籃的體育課項目。

小時候跟著爸爸一起看中華職棒賽，猶記得爸爸說這是「很厲害的人玩的運動」。國小五、六年級時，他們找出很舊的棒球手套，年紀較小的表弟拿出棒球軟球，在家旁的水泥廣場互投球，「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休閒娛樂」。

黃淳偉還可以參與一般的軟式棒球，因為很難遠方接球，主要是負責捕手位置。升高一的視障夏令營，他第一次接觸盲人棒球，將開關拔除的棒球會發出短音的蜂鳴聲，壘包則會發出長音以利區別，當時僅有摸球，卻也印象深刻。

盲棒的規則與一般棒球不同，是明眼人及盲人可一起參與的運動項目。明眼投手及打擊手是同一隊，投手目標是讓打擊手可擊球，高飛的蜂鳴球彈地，要由聲音判定、以側撲的方式擋球，雨天、晴天會影響土地軟硬，也就影響彈球的高度。

真正接觸盲棒，是大學三年級時，全盲的學長告知黃淳偉「閃電盲人棒球隊」正在徵球員。已經推展二十年以上歷史的盲人棒球，不是菁英式的競賽，而是為了推廣棒球。因為擊球率高，淳偉非常有成就感，只要練球就一定到，初期一個月練習一次(現為一個月兩次)，考聽音辨位、丟球、接球以及確實地側撲球。

在臺灣，本來沒有特別的盲棒訓練，2015年為了出國參與盲棒世界盃比賽，當時練習得更頻繁，台灣紅不讓盲棒隊與閃電盲人棒球隊組成了兩隊至美國羅徹斯特參賽。

黃淳偉後來也參加視障路跑協會，跑步增加體能，因為視力尚可應付，他也不一定需要視障陪跑員。而與陪跑員志工的練習，彼此交換人生志趣還是「很有意思」。當時為了比賽，夥伴們相約重量訓練，回國後也繼續跑步，只是後來工作壓力大、去年腳受傷，暫停了練跑。

盲棒的發展、推廣阻礙

盲人棒球隊在臺灣無法順利發展、推廣，最主要是經費、場地缺乏，多需要自己來。大家繳交隊費添購基本設備，例如球棒、壘包是球隊共用，球衣或其他裝備則「自己買自己的」，一顆蜂鳴棒球就得要台幣一千二百元，僅有美國進口，所以多是隊友去美國時順便買回來。球隊平時「很珍惜」，練打時多拿沒有聲音的球來揮棒。

閃電盲人棒球隊會不定期舉辦盲棒體驗活動，向獅子會等單位募捐，通常十萬、二十萬就可以讓球隊營運兩、三年。但若出國比賽，就需要由志工、球員全體總動員一起對外募捐到更多的金額，以籌募出國經費。

平時的練習都在河堤邊或學校的空草地，雖然因地面不平，有時候也會遇到寵物或流浪貓狗的「黃金」。而多數場地都離捷運站很遠，更常需要隊員、志工一起搬運各樣重裝備，從河堤的



照片的右前方是黃淳偉，他穿著球衣、膝蓋帶著護具、眼睛蒙上眼罩，雙手放在膝蓋上方，身體微微的前傾。淳偉的右後方站著一位球員與他的姿勢相同，正後方則站著一位頭戴紅色棒球帽的觀測員，雙手擺在背後看著前方。

階梯接力到河堤下，大家總開玩笑說走到場地「都暖身好了」。黃淳偉說，臺灣缺乏安全的場地，之前球隊也想過要認養場地，不過翻土、種植草皮、養草、除草的成本實在太高，他們又需要穿膠釘鞋，保養需要更多功夫，最後只能放棄。

在國外比賽，黃淳偉充分感覺國外練習、比賽環境的成熟。美國各州城市都非常喜歡棒球，各地都有社區棒球隊，當地政府、民間非常重視場地，棒球場地草長、密厚，可充分保護運動員。相對而言，臺灣棒球隊是以中華隊形式出賽，重視技巧，在比賽獲得佳績。加拿大一隊、美國等二十幾隊隊伍多是推廣型的球隊，出賽很熱情。

盲棒，相對而言是非常公平的運動。弱視、有光覺的視障者在這裡都與大家一樣，戴上眼罩全都是全盲者，明眼人也可戴眼罩一起參與。守備可以隨時補位，當站在守備位置沒有接到球，也無須懊惱，「是非常重視團隊合作的運動」，淳偉強調。

棒球隊的視障者多從事按摩，更多是學生。除了與各友隊比賽春季盃、聯誼，平時也會藉由球隊旅遊增進感情。他們也會透過推廣活動，邀請有興趣的人參加。例如一位球員在中途失明後，曾有一段時間大門不出，接觸盲人棒球後，身邊的人都明顯可見他逐漸外向、開朗，即便週日是按摩工作生意最好的時候，他也會特意在週日休息，一起玩球、練習。

明盲、團隊合作的盲棒特性

明盲合作、團隊合作，是盲棒最值得推廣之處。黃淳偉說，觀測員、捕手、投手需要明眼人，也需要團隊合作，明盲之間會開啟共同的話題，大家會一起參加一般棒球賽、感受氣氛，或透過電視、廣播、手機等觀賞線上轉播。

棒球隊不可或缺的還有勞苦功高的志工，這些志工教練除了擔任投捕手、觀測員角色，還有很多志工是球員的親屬朋友，有同樣也是志工的球員媽媽會用休旅車載送裝備，特別是底座得裝大電池的壘包、棒球實在不輕，她也為球隊付出心力籌備、拉贊助，陪同球隊參加世界盃比賽，她最大的夢想就是籌得兩百萬元加上維護費，為大家爭取場地。還有志工教練特地從新竹搭高鐵陪同練習，模擬個人高度練球、規劃訓練課程。

如果教育部體育署等公家單位可以協助臺灣的盲人棒球當然更好。黃淳偉說，目前包括高雄盲人重建院的兩隊，臺灣已經固定有六個球隊在練習。有場地可大家共用，球員也不容易受傷，也不會跟人家借場地因為釘鞋將場地弄成好幾個洞而不好意思。

「希望打下去」，黃淳偉大力推薦他們的閃電盲人棒球隊臉書粉絲專頁，希望更多球員、志工加入，讓大家一起體驗在球場奔跑的成就與快樂。

※小知識：盲人棒球運動緣起1975年的美國，其規則主要是要讓盲人也能光榮有尊嚴的玩棒球。布雷里運動基金會於1976年成立國家盲人棒球協會(National Beep-Baseball Association)來推廣盲人棒球，美國已發展出400多支隊伍。臺灣由愛盲基金會引進，1996年正式成立全國、也是亞洲第一支的愛盲編蝠盲人棒球隊。（資料來源：愛盲基金會）